

理

學

宗

傳

理學宗傳卷之六

門人王

容城孫奇逢輯

六男

尚雅

全編

朱子

文公熹字仲晦世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閩生先生於南劍之尤溪幼甫能言父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父病亟屬曰籍溪胡

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吾死不恨矣既孤則以奉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十八貢於鄉明年中進士第三泉州同安簿年二十四受業於李延平之門延平於其父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孝宗卽位詔求直言上封事其略言聖躬雖未有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講朝政雖未有闕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豫利害休戚雖不

平生所學  
在此

可徧以疏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之意陛下毓  
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比年以  
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  
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  
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  
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  
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脩政事攘  
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願罷和議爲修  
攘之計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

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  
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  
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賔  
客其已失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知之耳帝得  
疏大感動召對除武學博士充樞密院編修官會時  
相王和先生力辭不就尋丁內艱歸復召以未終喪  
辭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旨下言熹安貧守道  
廉退可嘉特改秩畀祠太息曰是以退爲進也又力  
辭乾道五年以薦召知南康軍蓋先生自同安歸家

居者二十年矣四辭不得命乃赴郡興利除害汲汲如不及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爲首務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奏復白鹿洞書院遺址與諸生質疑問難不倦風教大行七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害先生上疏甚懇切八年陸子靜來訪先生請爲諸生講義利章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遂刻之石時湖東大饑易提舉湖東常平茶鹽事即日單車就道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而陳七事而行比至部米已輻輳與僚屬鈎訪民隱至廢寢食行部乘輕車

此正行其  
所學淮南  
前對節后  
蘇祖

簡御徒秋毫不及州縣雖深山窮谷拊存不遺官吏  
憚風采有解印綬去者由是所部肅然事竣相王淮  
贊於上曰熹荒政乃行其所學民被實惠進直擢猷  
閣會知台州唐仲友者暴不法而與淮同里爲媼家  
業遷江西提刑矣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賊僞  
造楮幣等事劾之淮持章不下疏十上愈力淮不得  
已下紹興府鞫訊獄具伏則奪其新命以授先生乃  
太息曰是所謂蹊田而奪之牛也辭不拜淮大恚嗾  
御史鄭丙陳賈誡道學假名濟僞帙之遂奉祠而海

有奇之

內尊嚮愈益眾久之淮去位相懿大力薦除江西提  
刑促赴召有要之路者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  
卽入對毋及也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  
逆探上意爲面諛乎及奏對反復於天理人欲之際  
甚力帝稱善數四曰久不見卿浙東事朕自知之今  
當處以清要不復勞卿州縣矣時曾觀已死王莽已  
逐獨內侍甘昇尚在力論之帝曰昇有才對曰小人  
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部侍郎林栗先數日與  
論易四銘不合憲之遣部吏抱印迫供職以疾請遂



疏醜詆之爲欺慢先生力請去帝以栗言過適欲易他部兩全之請益力乃罷栗申前提刑之命力請祠去而帝意終向之未踰月復召爲崇政殿說書辭敦促之不赴具封事投匭以進反覆數千言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將爲燕翼謀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深中之除秘閣修撰竟中沮而帝亦內禪矣光宗卽位改知漳州漳州俗薄風至有父母喪不服裘者首述古今禮律開諭之又採古喪葬嫁娶之

儀揭示父老令解說訓其子弟俗崇尚釋氏男女聚  
會佛廬爲傳經女不嫁者私創爲庵舍以居先生嚴  
禁之俗爲大變時請學訓迪諸生一如南康時其至  
那齋請業問難者按引之不倦又擇士有行義知廉  
耻者列學職爲諸生倡知學錄趙師處之爲人首薦  
之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總制錢四百萬常  
病經界不行於民害日滋也乃訪事宜擇人物分擘  
諸利病甚悉且悉究方量諸法上之而豪右翁翁稱  
不便詔需后以子喪請祠除湖南路轉運副辭除知

靜江府又辭差知潭州又力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  
爲重乃拜命至鎮途次老稚相攜扶屨路以迎幾填  
塞不可行修武備戒姦吏抑豪民而至於章教興學  
長沙人士夙向學以益奮郡郡數百里畢來學至坐  
不能容寧宗初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烹爲木  
宮講官及卽位首召奏事入對言屬者天運艱難國  
有大咎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  
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旣三月  
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亦猶有可諉者曰

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有忘親之心是心也所以行權而不失正之本也誠能充吾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日夕怨慕號泣祈哀篤實感發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際不渙然而冰釋臣不信也兼實錄院同修撰始入侍奏對懇切帝開懷容納數論盤銘丹書之旨編次成帙進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常讀之今后更爲點來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

子勉上進德又言陛下以世嫡承統承重之服著在禮經而先時倉卒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追復數千年未行曠墜之禮舉而復廢臣竊痛之既往之失不可追改惟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不報會孝宗祔廟議迭毀於朝端不合而韓侂胄寔用事以內批罷宰臣臺執念以爲國柄旁落此始也疏力爭侂胄大憾深傾之而帝亦厭其事事間適內批罷奉祠先生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而罷初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

改杜漸  
先生可謂  
知幾

引領望治先生獨以侂冑川事爲深憂數以手書啓  
丞相當厚賞酬其勞謹勿使頂政有微漸不可忽之  
詔汝愚方謂其甚眇易制及先生去國丞相逐而中  
外大權盡歸侂冑矣居無何侂冑誣丞相以不軌欲  
誅之舉朝無敢爲關說者先生自以繫銜侍從義不  
容默則灑泣草疏萬餘言明其冤辭旨痛切諸生迭  
諫以爲必買禍不聽請策之遇避之同人乃默然取  
諫草焚之自號避翁以廟議及山陵自劾乞罷職爰  
以疾乞休不許以監察御史沈繼祖章詆誣落職奏

祠尋致仕公既去佞冒勢大振鄙夫愉人迎其意峻  
僞學之禁而正士困辱從游之士特立不懼者密相  
從問學次者屏伏丘壑依阿異懦者更名他師甚者  
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未嘗學問知理義也  
久之有旨守朝奉大夫致仕而佞冒以怙縱侈益甚  
坐開邊釁危國見誅殛其徒黨亦根株斥戮矣先生  
之學主格物而莫要於敬義中庸論修道之教必先  
之戒慎恐懼則持敬之本也大學論明德之序必先  
之格致則精義之端也動靜交養誠明並進則又太

極陰陽渾闢互根之妙也。又以爲致知不以敬則昏且紛，知何自致？躬行不以敬則怠，肆行豈有當哉？故敬者聖學成始成終之要，其論格物曰：盈天地之間皆物也。有是物必有是當然之則，是上帝所降之衷，生民所秉之彝也。近取之身，則心之爲物，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有則而不可亂也。所當格也。身之爲物，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有親愛賤惡畏敬哀矜之施。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有則而不容。



已也所當格也外而觀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也  
遠而察乎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  
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  
頃不能遺也是所謂降衷秉彝有物有則者也學之  
爲道必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  
辨之際自身心性情以達於人倫日用由天地鬼神  
以極於草木鳥獸皆有以見其常然而不容已與其  
所以然而不可易而反之於身以踐其實焉此學所  
以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也其平

居終日儼肅如對神明行筓而恭坐端而直日未明  
輒起深衣幅巾方履拜家廟及先聖退坐一室几案  
必正寒暑造次未之或問家庭之內斬斬如也怡怡  
如也自奉甚約而奉觴薦俎曲盡誠敬其教人規模  
廣大而科級辨嚴不容凌躐以進雖疾病支離而講  
論率至於午夜晚見諸生牽率於文句訓誥頗時時  
指示本體使深思自得而知者蓋已鮮矣學禁作屢  
空晏如與諸生講學不輟有請謝遣生徒者先生笑  
而不答有以書諫者答曰放流竄殛久置度外諸生

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必有行遣亦須符到奉行  
若仰人鼻息爲舒慘則方寸之間長戚戚矣比寢疾  
猶力爲學者講太極西銘之旨丁寧以堅苦問學爲  
勉整衣冠就枕而逝先生所著書於易有本義有易  
學啓蒙詩有集傳大學中庸有章句有或問論語孟  
子有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各有解禮編有端屬黃  
幹書傳有旨屬蔡沅而手訂是其典謨所編集有近  
思錄小學書宋名臣言行錄伊洛淵源錄行於世而  
學庸論孟則更定數四沒前四日猶改大學誠意章

曰是人鬼關也其拳拳明道垂世如此通鑑綱目僅成編每以未及修補爲恨世所傳家禮則丁毋夫人憂時具草沒後始出不及更定子三人塾塾在皆以蔭補官塾贈中散大夫在理宗紹定中爲吏部侍郎類次先生所爲詩文曰文公大全集行世嘉定初賜諡曰文

心一而不  
二人心道  
心操存合  
仁盡心存  
心總只是  
此一個心  
非此心之  
外復有一  
心而能管  
乎此心也  
釋氏觀心  
之說是以  
心求心以  
心妙心若  
兩物之相  
持而不相

### 觀心說

或謂佛者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者人之所以主乎  
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  
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  
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  
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  
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于物者耶此亦不待  
校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  
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

合致似者  
備相似而  
實不同

見其參于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  
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  
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  
者天理之與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  
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細其異而反  
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  
矣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二心以精一  
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  
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

會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  
晝之所爲得以牯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  
兀坐以守其爛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也若盡  
心之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  
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  
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  
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  
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

之相持而不相全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  
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  
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乎心之謂也  
且身在此而心參于前身在與而心倚于衡是果  
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  
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  
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  
心如口說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  
其理虛而其勢逆悉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



釋氏之學  
始終未  
以一念之  
肯綮而迷  
至于陷溺  
盡吾儒意  
在維理而  
釋氏意在  
破理此其  
大較也篇  
中既舉其  
罪狀而又

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于斯耶

### 讀大紀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于此既有以得于心

不抹其偏  
長是從來  
開異端第  
一首文字

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  
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纖毫造  
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  
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  
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  
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謬則豈可得  
哉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惡此理之充塞無  
間而使己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  
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

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  
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已隘而其勢亦已逆  
矣然以其立志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  
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  
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懸極妙有不可以思慮  
言語到者而于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  
可易之實理則反若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爲  
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爲見性成佛而實  
不識性是以殄滅爨倫墮于禽獸之域而猶不自

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爲是以感世而陷人也至其爲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爲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于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行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爲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于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

其有懸妙之說而不滯于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于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僕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蠢焉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問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爲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爲主則旣不得其要

領矣而徒欲以戎之醜號加之其爲吾徒又未  
嘗教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  
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惟無以坐收摧陷廓清  
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誦也嗚呼惜  
哉

信州鉛山縣學記略

晉運之不  
亡恃民之  
乘養有不  
可滅絕者  
耳此山學  
記略也

子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古今之異蓋周人以鄉  
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  
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

足令讀者  
得子而喜

數是于學者日用飲食起居之間既無事而非學  
于其群居賦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于所  
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  
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  
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宮周遍海內  
其所以望于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意而  
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所在其日用之間既誕  
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群居講習之際又不過  
于割裂裝綴以爲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

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  
然有意于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  
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  
以其說常倚于一偏而不得以入于聖賢之域于  
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  
乖妄之說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  
有不可得而滅絕者耳

程子養觀說

程子曰存養于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于已



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于動靜之  
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  
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  
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良之所以  
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  
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  
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

仁說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

而文公足  
發之此篇  
六大概也  
蓋一經相  
釋斯過中  
大所以爲  
聖大成

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捫貫通無  
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  
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  
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  
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禮義智而仁  
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  
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  
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  
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

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

成仁則以欲甚于生惡甚于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坎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所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于判然離愛而言

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願以爲與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

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  
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于認物爲己者有之  
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蹙而無沉潛之味其  
弊或至于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  
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于聖門所示繫山能守之  
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  
記其語作仁說

答汪尚書

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于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

道同學工  
失此是與  
墮子不合  
處

易起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  
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細不足留情  
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于天下之義理亦不  
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  
反求諸近顧惑于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  
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  
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  
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于此猶懵然也則亦何  
以悟爲哉又况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

案陽一生  
實歷處來  
得原不容  
說悟只合  
如此做去  
以俟一旦  
之歸處

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佹佹耳曷若致一吾  
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勿  
略寧下勿高寧淺勿深寧拙勿巧從容潛玩存久  
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  
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  
一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  
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  
而已矣又何疑之不夾而氣之不充哉

答連嵩卿



此段公案  
弄得了然  
足發孔聖  
人鬼神生  
死之理

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間一個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于自己身上認得一個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

之點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  
一般懸妙道理雖若混濛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  
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個天地性中別有若干  
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自生自死更  
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  
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于晦渠必有  
說却以見論

答江德功

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

順性為之  
正處事物

至于物則物理盡者意何俱到不可移易其之繆  
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  
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于心餘三十年近  
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  
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  
立說破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  
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  
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  
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卽是物

之當領引  
徒窮物之  
理而正物  
在其中矣

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  
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  
所謂格物而至于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  
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  
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  
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細微之間主賓次  
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  
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  
安訓格物以接物則于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以義

以義格物  
格物致知

一  
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  
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  
之差殊踈略以病後世之學者也又所謂非特形  
之所接乃志之所至所謂格物與小學同致知與  
小學異亦皆無當之言其爲闕字增語反致讀者  
之疑多矣至于彊解程子之意以附已說其如他  
語之可證何又謂某解以格物致知混爲一說則  
其考之亦未詳也又謂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乎  
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爲飽

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  
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若曰老佛之學欲致其  
一知而不知格物所以致其知故所知者不免乎蔽  
一陷離窮之失而不足爲知則庶乎其可矣

與劉子澄

東漢名節  
自是光武  
湖軍之烈  
義律以精  
子處生處  
死之遺則  
法之有得  
意之不一

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  
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  
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  
錮殺戮之禍有以蔽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

知學世夫  
剛直之氣  
折于凶虐  
之餘漸圖  
全身之計  
者今古爲  
感不獨建  
安以爲也

荀淑正言于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于  
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爲唐衢之壻曹操  
之臣而不知以爲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于凶  
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  
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  
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而  
真以爲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治國救民于萬分  
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于洪水猛獸之害  
孟子豈欺予哉年來讀書只覺見得此意思分明

與周胡二  
書只一敬  
字便終始  
寸管此書  
文云敬義  
立而德不  
孤稱義類  
月餘在書

參前倚衡自不能舍雖知以是爲人所惡而終窮  
以死其心誠甘樂之不自以爲悔也

答項平父

示諭此心元是聖賢只要于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  
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爲學之  
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  
如今說則只恃一個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  
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炤管不令  
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爲善學也此心固是



歸致知  
總之因人  
立教中舉  
非遺此非  
舉非實也

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  
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  
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三  
自相攪掣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  
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卽未發時不  
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  
如何因風錄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  
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沉深

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爲有補若只草草領略就名數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無極而太極而無極之中萬象森列不可謂之無矣  
太極本無極則太極之體冲漠無朕不可謂之有矣

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地雖在天之中然其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非真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

不可謂無  
不可謂有  
二辭由表  
太極之義

意對天不  
過無之一  
天而已

陰陽原是  
合氣則的

天地  
回一不息

氣聚而生  
氣散而死  
然能盡其  
主之道則  
氣雖散而  
生理不散  
古來聖賢  
豪傑所以  
能不朽

天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  
冬凋落亦只藏于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  
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  
死則日有進

天地之化雖則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  
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  
死能知其生也得于氣化之自然初無精神寄寓  
于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而俱死無復更有  
形象尚留于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無了

性須兼論  
此二者始  
備

到底足

剛利固勉  
皆原氣力  
采用力性  
如何得復

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  
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  
本而萬殊也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  
離陰陽也然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  
與心亦然一而二二而一

性譬之水木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污器盛之  
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污濁狎難得便清  
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也然用氣力

似是有事  
無事

不是知行  
合一

是藥非大  
勇人不能

服  
只溝壑在

念天下再  
無難事

盤開思便  
有所以事

問有事時應事無事時心如何曰無事時只得無事  
有事時也如無事時只要此心常在所謂動亦定  
靜亦定也

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后  
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知得如此是病卽使不如此是藥

學者當嘗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  
較生死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

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其事若見得道

其思者思  
慮自是斷  
絕不得

事本體

理分明自無閑雜思慮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見道理耳天下何思何慮是無閑思慮也

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如今日用賞罰到賜予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

得其一而  
萬事畢  
矣小處理  
會到底理  
會不全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于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個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今日道他那大底是甚物

天之德居  
才之剛強  
皆所綱剛  
也夫子嘗  
曰善未見  
剛者故奇  
德于狂狷

事天下只有一個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個道  
理這裡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  
莫不皆通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  
須是剛硬立得脚在方有所成孔子晚年方得曾  
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都如此剛果決烈若  
慈善柔弱的終不濟事况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  
無所屈撓于世間禍福得喪一不足以動其心方  
靠得然其功夫只在自反常而仰不愧俯不怍自

然如此不在他求也

改過貴勇防患貴快

往亦有用  
處  
實學人不  
在科舉不  
科舉

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  
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  
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

士大夫關  
係風俗不  
可不自愛

士大夫出處辭受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  
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

愛官好色  
之人儉嗇  
清苦不足  
勝也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最儉嗇充其操上食稿壤下  
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或



云似此等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  
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底便弑父與  
君也敢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群邪自息他本  
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炤管他便  
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

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  
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  
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

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

性者心之靈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境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的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

將與人看不得要討個無聲無臭底道理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却開眼便看見開口便說着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

看不見說  
不着終是

來

兩釋夫子

能

學字道著  
有痛

卽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于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

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個心把捉一個心外而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于此便分了如云

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兩個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

緣主敬照見太極見本性之路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于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

條目有八任舉其一而統攝其

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于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

天命之性  
無極之真  
正在日月  
之間含育  
假此道聖  
上教只擇

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于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子思周子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

善固執中  
正仁義便  
是盡會此  
事的功夫

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  
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  
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  
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于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  
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  
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  
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  
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

善固執中  
正仁義便  
是盡會此  
事的功夫

曰然其心  
而不知求  
不求則流  
于不善矣  
此心之本  
然也哉然  
一攝則心  
仍在矣

此爲子輯  
勸告

而入于不善夫其動而流于不善者固不可謂心  
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于物而  
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  
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卽舍不出卽入別無間  
處可安頓之意

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  
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  
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

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肩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居孝大倫  
人知矜重  
而夫婦居  
室鮮不忽  
焉故非如  
幾慎獨之  
君子孰能  
體之

男女居室人之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于乾坤而中于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



其以此與

文字雖不可廢然滿養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  
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于此  
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  
去矣某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  
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  
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  
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個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  
談王說伯將經世事業別作一個伎倆商量講究

此一見  
乃是行間

不亦誤乎

取回不論  
有事無事  
論

敬字工夫于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  
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  
須向難處力加持守處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  
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  
而已尚何問哉

夫子與子  
路論君子  
到底只一  
敬字

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  
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  
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于此處用

因呂陸兩  
家門人互  
相排斥而  
爲此一限  
反身以求  
之吉謂于  
于耶波而  
累其如此  
固必無之  
精理也

刀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而到聖賢究竟地位亦  
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頓悟懸絕處徒  
使人顛狂粗率而于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  
安也

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  
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其覺不滿人意應  
之蓋嘗學于兩家不知其于此看得果何如因話  
叩之因書喻及爲幸也某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  
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

此分疏世  
間幾何大  
眼目字與  
幾件大節  
自事最爲  
明析可以  
折衷諸家  
之說

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  
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  
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當大段着力  
考索也

伊川先生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  
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  
由太虛有天之名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  
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  
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

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而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蔽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問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已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

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

明道此語  
雖將晚年  
方得無疑  
無性後學  
朱龜卒解

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目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于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其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冥目靜坐却得

先生病自  
難至此

某知先生  
看只是不  
信

此等與子  
律合也

此是符象  
山書論人  
可與到此  
會然

收拾放心覺得目前外而徒作不少頗恨盲廢之  
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然嚴霜大凍之中豈  
無些小風和日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  
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  
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個無知覺不識痛癢之  
人雖讀得書亦何益于吾事耶

某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比來病軀方似略可  
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于世者

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而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又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日用功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

二人投契  
于此見之

此與子解



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汨溺于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于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簡氣習偏處意欲前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着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

于自修處  
夏見學力

重入頭人  
之室何勞

幾重公案

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  
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與渠相  
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深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  
弊只成說話至于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  
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某向來所見亦是如  
此近因反求未得個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  
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  
幾重公案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

此段益見  
晚年有出  
不在章句  
例語之習

夫自不能逃吾之鑒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  
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  
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窈好章句  
訓詁之習不得盡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  
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

衣也

門人黃幹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  
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  
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  
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

生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  
王子文成曰余謫官龍場居處困動心忍性之  
餘恍若有悟體念探求冉更寒暑益諸五經四子  
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獨于朱子之說有相  
牴牾恒疚于心竊疑朱子之賢而豈其于此尚有  
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  
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  
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  
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答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  
而未及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  
已見固于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失和繆戾者而世  
之學者局于見聞不過持循講習于此其于悟後  
之論槩乎其未有間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  
朱子之心無以自暴于後世也乎予既向幸其說  
之不繆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  
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  
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而探錄而裒集之私以亦  
夫同志庶幾不疑于吾說而聖學之明可與矣

鄧氏元錫曰自永樂中成祖帝顯宗學爲道統繫也撤國文公書自帝王陽山下逮問巷山谷之氓駭而業之竟自首遵用誦習之矣弘德來始頗有評論嗟夫國家百十年守成式遵遺教于金利玉條而風氣質淳先民言行純帥純法伊誰之力也予讀文公大全集若行狀年譜狀焉公當宋南渡屹然以身任斯道之重切劘若罔不見所畏綱紀國論必以其道乃極用愈亨處幽如燭諸進退取舍之分介然嗚呼豈曾言哉豈易言哉言之立豈不以人哉

著述之多莫過文公而援引後學之功亦莫過文公但其意旣以開發錢根爲事則其言平易質實遂有爲利恨人所謫者文公資學兼到故晚年有誤人之悔痛自懲艾此真夫子之所謂問道也然此一問也正從深造之後方有此豁然貫通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蓋其實錄耳必欲以未問道之先強爲說既問道之後是徒知尊崇文公却失文公之心亦未見其爲問